

# 中国人权新闻发布

2011年5月31日

## 天安门母亲：不容亵渎“六四”亡灵、不容损害“六四”难属的人格尊严 ——“六四”惨案二十二周年祭

在“六四”22周年之际，天安门母亲群体联名撰写了纪念“六四”惨案22周年祭文，授权中国人权发表。

### 天安门母亲：不容亵渎“六四”亡灵、不容损害“六四”难属的人格尊严 ——“六四”惨案二十二周年祭

今年正当北非、中东民众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斗争如火如荼之际，迎来了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22周年纪念日。我们作为这场运动的死难者亲属，回顾当年那旷世劫难的惨烈后果，至今历历在目，不忍其痛。

我们始终坚信：凡是发生在“六四”事件中的一切，都刻印在人们的心里。中国人，尤其是北京人，无法忘怀“六四”，无法忘怀“六四”中那些被中国军队枪杀、碾死的男男女女。“六四”惨案不会被遗忘，尽管它在国人中“被淡化”、“被屏蔽”，但它在人们心里依然存在着，永远永远地存在着。它已融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

回想起1989年6月3日那个可怕的夜晚，中国军队在夜幕的掩护下，以坦克和装甲车开路，从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开赴天安门广场，沿途一路扫射、追杀，所经之处，学生和市民死伤惨重。当示威学生于4日凌晨列队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时，军队又开动坦克从身后追赶、碾压，致使十多名学生当场丧生或碾成重伤。直至6月6日，政府仍未停止军事行动，这一天仅在复兴门外大街一带就打死三人、打伤三人，受伤者年龄最小的仅13岁。整个北京城，在刹那间，天，坍塌了；地，下陷了。到处是哀号，到处是抽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一个个英俊的身躯，顷刻间化为尘土，从他（她）们生活过的这片土地上消失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用了整整二十二年时间，记录下了203位“六四”死难者，还有很多很多没有找到，或者尚不知道他们家属的信息。

在我们已知的203位死难者中，有一些是在抗议军队实施暴行时被活活打死的；有一些是在抢救伤员和搬运死者尸体时被击中倒地的；有一些是在居民区的胡同或街巷里被戒严部队追杀的；有一些是在居民楼的家中被戒严部队的乱枪杀死的；有一些是在现场拍摄照片时被射杀的……。经我们反复查证、核实，在目前已找到的死难者之中，无一人有任何暴力行为，他们均属于那场运动的和平示威者和和平居民。

这些死难者大部分有名有姓，有性别，有年龄，有工作单位，有职业；其中凡学生者都有家庭所在地，有所在学校、年级。他们死得惨烈，死得悲壮！每每想起他们，不禁黯然神伤。

让我们——你们未亡的父母、你们的丈夫和妻子、你们的兄弟姐妹、你们的儿子和女儿，为你们哭泣、哀悼吧！让今天的一些中年人尤其是年轻人给你们默哀、致敬吧！

古语云：“天作孽，不可违；人作孽，不可追”。“六四”血案，决不是随意行为，而是有事件的最高决策者，有事件的直接执行者。现在，他们有的死了，有的还没有死。他们作下的孽，不能逃避法律的追究。作为这笔旷古巨债的债权人，我们谁都明白“欠债要还，天经地义”这条不移的铁律。

二十多年来，我们为了死者受损害的名誉、为了安抚他们至今未能安息的灵魂，进行了坚持不懈的艰难抗争。在以往的岁月里，我们曾多次致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死者在“六四”事件中被无辜杀害做出认真负责的交代。我们还特促请人大常委会改变漠视民意、对难属们的呼声置若罔闻的态度和做法，就“六四”事件受难者的问题同受难亲属进行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但是，我们的要求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可是，今年2月下旬“两会”召开的前夕，竟然由北京市某区公安部门出面找到居住在该区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的某户难属，进行所谓的私下沟通，交换意见。紧接着4月初他们又找该户难属谈了一次。来人不谈“公布真相”、不谈“司法追究”，不谈就每一位死者做出“个案交代”，只单单询问“要给受难家属多少钱合适”，而且强调这只对个人不对群体。

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十六年来一再提出与政府对话的诉求，政府当局始终不予理睬。今年终于打破了沉默。这是值得欢迎的第一次。然而，这份迟到的回音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仅仅想用钱来了结“六四”，而且只想通过私下来了结，那么，这样做究竟能产生出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从1995年就开始提出了解决“六四”问题的“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要求；到了2006年，我们又根据当时的形势，做出一项补充决议，这就是：公正解决“六四”问题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对一些存在重大分歧、一时无法取得共识的问题——比如对“六四”事件的定性——可以暂时搁置争议，首先解决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撤销对“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的监控和人身限制；允许死难亲属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公开悼念自己的亲人；政府有关部门对一些生活困难的受害人实施纯粹人道性质的救助等等六个问题。这个补充决议不是没有原则底线的。其底线就是：不容亵渎“六四”亡灵，不容损害“六四”难属的人格尊严。今天我们在这里再次重申：所有事情都可以商量，唯有这两条没商量。

我们要求与政府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凡事总是开头难。为体现政府方面的诚意，它应该派出或委托负责任的相关部门来谈，而不是指派平日里监控、跟踪我们的公安、国保来谈，这样做“名不正、言不顺”，徒费心力。为体现对话的广泛性，我们希望不是个别交谈，而是政府多找一些难属来谈，不是一个，不是两个，而是三个、四个甚至与难属组成的对话团来谈。我们希望不是私下沟通，而是公开对话，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谈，有什么问题都放在桌面上，不掩盖事实，不掩饰分歧，力求对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我们并不幻想“六四”问题的解决一步到位，要谈，就踏踏实实地谈，谈一项，落实一项，最终达成一个一致或基本一致的结论。

今年年初以来，中东、北非很多国家爆发了争取自由、民主的示威抗议，中国政府把这些风起云涌的抗议活动统统说成是“动乱”，绝口不提要求“自由”、“民主”。为什么？这是出于恐惧。他们惧怕中东、北非的事态蔓延到中国大陆，担心在国内勾起类似“六四”这样的事件。由此，他们收紧了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镇压，以致中国的人权状况严重倒退；尤其是今年2月以来，更倒退到“六四”以来最糟糕的状态。中国出现了“六四”以来最强硬的时期，全国上下鸦雀无声，正是在这种严峻的背景下，偏偏出现了公安部门与个别“六四”难属的私下沟通、对话，这岂不是一桩咄咄怪事！

#### 签名者：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徐 珏 尹 敏 杜东旭 宋秀玲 于 清 郭丽英 蒋培坤 王范地 袁可志 赵廷杰 吴定富 钱普泰 孙承康 尤维洁 黄金平 贺田凤 孟淑英 袁淑敏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艳秋 张树森 杨大榕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孙 宁 王文华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狄孟奇 杨银山 管卫东 高婕 索秀女 刘淑琴 王培靖 王双兰 张振霞 祝枝弟 刘天媛 潘木治 黄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轶伟林 郝义传 萧昌宜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齐国香 李显远 张彩凤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熊 辉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 方桂珍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杨子明 王争强 吴立虹 宁书平 郭达显 曹云兰 隋立松 王广明 冯淑兰 穆怀兰 付媛媛 孙淑芳 刘建兰 王 连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谭淑琴 肖宗友 乔秀兰 张桂荣 雷 勇（共127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钰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 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 李淑娟（共 23 人）